

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

## 第十九回 李侍郎拼命罵番王 崔總兵進衣傳血詔

詩曰：破虜噴血口頻開，甌笠羞看帝主來。莫訝死忠惟一個，黨人氣節久殘灰。

話說當時兀朮將秦檜留住，不放還朝；命將趙王屍首，教秦檜去掩埋了。又問張邦昌道：「如今殿下已死，還待怎麼？」張邦昌道：「如今朝內還有一個九殿下，乃是康王趙構，待臣再去要來。」遂辭了兀朮出營，來至朝內，見了道君皇帝。假意哭道：「趙王殿下跌下馬來，死於番營之內。如今兀朮仍要一個親王為質，方肯退兵。若不依他，就要殺進宮來。」道君聞言，苦切不止，祇得又召康王上殿。朝見畢，道君即將金邦兀朮要親王為質、趙王跌死之事——說知。康王奏道：「社稷為重，臣願不惜此微軀，前往金營便了。」二帝又問：「誰人保殿下前往？」當有吏部侍郎李若水上殿啟奏：「微臣願保。」遂同康王辭朝出城，來至番營，站在外邊。

那張邦昌先進番營，見了兀朮奏道：「如今九殿下已被臣要來，朝內再沒別個小殿下了。」兀朮聽了，恐怕又嚇死了，今番即命軍師親自出營迎接。李若水暗暗對康王道：「殿下可知道，能弱能強千年計，有勇無謀一旦亡；進營去見兀朮，須要隨機應變，不可折了銳氣。」康王道：「孤家知道。」遂同哈迷蚩進營，來見兀朮。兀朮見那康王，年方弱冠，美如冠玉，不覺大喜道：「好個人品！殿下若肯拜我為父，我若得了江山，還與你為帝何如？」康王原意不肯，聽見說話是原還他的江山，祇得勉強上前應道：「父王在上，待臣兒拜見。」兀朮大喜道：「王兒平身。」就命康王從後營另立帳房居住。祇見李若水跟隨著進來，兀朮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李若水睜著眼道：「你管我是誰人！」隨了康王就走。兀朮就問軍師道：「這是何人？這等倔強。」哈迷蚩道：「此人乃是宋朝的大忠臣，現在做吏部侍郎，叫做李若水。」兀朮道：「就是這個老先生，某家倒失敬了。天色已晚，就留在軍師營前款待。」

次日，兀朮昇帳，問張邦昌道：「如今還待怎麼？」邦昌道：「臣既許狼主，怎不盡心？還要將二帝送與狼主。」兀朮道：「怎麼樣送來？」邦昌道：「祇須如此如此，便得到手。」兀朮大喜，依計而行。

且說張邦昌進城來見二帝道：「昨日一則天晚，不能議事，故爾在北營歇了。今日他們君臣計議，說道：『九王爺是個親王，還要五代先王牌位為當。』臣想道：這牌位總之不能退敵，不如暫且放手與他，且等各省勤王兵到，那時仍舊迎回便了。」二聖無奈，哀哀痛哭道：「不孝子孫，不能自奮，致累先王！」父子二人齊到太廟哭了一場，便叫邦昌：「可捧了去。」邦昌道：「須得主公親送一程。」二帝依言，親送神主出城。方過吊橋，早被番兵拿住。二帝來至金營，邦昌自回守城，不表。

且說二帝拿至金營，兀朮命哈軍師點一百人馬，押送二帝往北。那李若水在裡面保著殿下，一聞此言，忙叫秦檜保著殿下，自己出營大罵兀朮，便要同去保駕。兀朮暗想：「李若水若至本國，我父王必然要殺他。」乃對軍師道：「此人性傲，好生管著，不可害他性命。」軍師道：「曉得，狼主亦宜速即回兵，不可進城。恐九省兵馬到來，截住歸路，不能回北，那時間性命就難保了。依臣愚見，狼主不如暫且回國，來春再發大兵，掃清宋室，那時即位如何？」兀朮聞言稱是，遂令邦昌守城，又令移取秦檜家屬，回兵不表。

且說二帝蒙塵，李若水保著囚車一路下來。看看來到河間府，正走之間，祇見前面一將俯伏接駕，乃是張叔夜。君臣相見，放聲痛哭。李若水道：「你這奸臣，還來做甚？」叔夜道：「李大人，我之投降，並非真心。因見陸登盡節、世忠敗走，力竭詐降，實望主公調齊九省大將殺退番兵，阻其歸路。不想冰凍黃河，又將宗澤、李綱削職為民。不知主公何故，祇信奸臣，以致蒙塵。」說罷，大叫一聲：「臣今不能為國家出力，偷生在此，亦何益哉！」遂拔劍自刎而死。二帝看見，哭泣而言道：「孤聽了奸臣之言，以致如此。」李若水對哈迷蚩道：「你可與我把張叔夜的屍首掩埋了。」軍師遂令軍士們葬了張叔夜，押二帝往北而進。

卻說一路前來，李若水對哈迷蚩道：「還有多少路程？」哈迷蚩道：「沒有多少遠了。李先兒，你若到本國，那些王爺們比不得四狼主喜愛忠臣，言語之間須要謹慎。」李若水道：「這也不能。我此來祇拚一死，餘外非所知也！」不一日，到了黃龍府內，祇見那本國之人，齊來觀看南朝皇帝，直至端門方散。

哈迷蚩在外候旨，早有番官啟奏狼主：「哈軍師解進兩個南朝皇帝來了。」金主聞奏大喜，說道：「宣他進來。」哈迷蚩朝見了老狼主，把四太子進中原的話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先令臣解兩個南朝皇帝進來候旨。」老狼王道：「如今四太子在於何處？」哈迷蚩道：「如今中國雖然沒有皇帝，還有那九省兵馬未服，故此殿下暫且回國，在後就到。等待明春掃平宋室，然後保狼主前去即位。」老狼主大喜，一面吩咐擺設慶賀筵宴，一面令解徽宗、欽宗二帝進來。

番官出朝，帶領徽、欽二帝來到裡邊，見了金主，立而不跪。老狼王道：「你屢次傷害我之兵將，今被擒來，尚敢不跪麼？」吩咐左右番官：「把銀安殿裡邊燒熱了地，將二帝換了衣帽，頭上與他戴上狗皮帽子，身上穿了青衣，後邊掛上一個狗尾巴，腰間掛著銅鼓，帶子上面掛了六個大響鈴，把他的手綁著兩細柳枝，將他靴襪脫去了。」少刻，地下燒紅。小番下來把二帝抱上去，放在那熱地上，燙著腳底，疼痛難熬，不由亂跳，身上銅鈴鑼鼓俱響。他那裡君臣看了他父子跳得有興，齊聲哈哈大笑，飲酒作樂。可憐兩個南朝皇帝，比做把戲一般！這也是他聽信奸臣之語、貶黜忠良之報。

下邊李若水看見，心中大怒，趕上來把老主公抱了下去，又上來把小主公抱了下去。老狼主就問哈軍師：「這是何人？」哈迷蚩道：「這是他的臣子李若水，乃是個大忠臣，四狼主極重他的。恐老狼主傷他性命，叫臣好生看管他，如若死了，就問臣身上要人的，望乞吾主寬恩！」老狼王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不計較他便了。」軍師謝恩而起。祇見李若水走上前來，指著罵道：「你這些囚奴，不知天理的！把中原天子如此凌辱，不日天兵到來，殺至黃龍府內，把你這些囚奴殺個乾乾淨淨，方出我今日之氣！」這李若水口內不住的千囚奴、萬囚奴罵個不休。那老狼主不覺大怒，吩咐小番：「把他的指頭割去。」小番答應下來，把李若水手指割去一個。若水又換第二個指頭，指著罵道：「囚奴！你把我李若水看做甚麼人？雖被你割去一指，我罵賊之氣豈肯少屈？」狼主又叫：「將他第二個指也割去了。」如此割了數次，五個指頭盡皆割去了。李若水又換右手指罵。狼主又把他右手指頭盡皆割去了。李若水手沒了指頭，還大罵不止。老狼王道：「把他舌頭割去了。」那曉得割去舌頭，口中流血，還祇是罵。但是罵得不明白，言語不清，祇是跳來跳去。眾番人看見，說道：「倒好取笑作樂。」眾番官一面吃酒，一面說笑。那外國之人，俱席地而坐的。過了一會，都在上酒之時，不曾防備李若水趕將上來，抱住老狼主，祇一口咬了他耳朵，死也不放。那老狼主疼痛得動也動不得。那時大太子、二太子、三太子、五太子，文武眾官，一同上來亂扯，連老狼主的耳朵都扯去了。把李若水推將下來，一陣亂刀砍為肉泥。正是：

罵賊忠臣粉碎身，千秋萬古孰為憐？不圖富貴惟圖義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

又詩曰：

元老孤忠節義高，牛驥堪羞同一皂。身騎箕尾歸天上，氣作山河壯宋朝。

當時，眾番官俱各上前來請老狼主的安。那哈迷蚩悄悄著人收拾了李若水的屍首，盛在一個金漆盒內，私自藏好。那老狼主叫太醫用藥敷了耳朵，傳旨：「將徽、欽二帝發下五國城，拘在陷阱之內，令他坐井觀天！」

過不得一二□天，兀朮大兵回國，拜見父王奏說：「臣兒初進中原，勢如破竹。」老狼主大喜。又說起被李若水咬去一隻耳朵之事，兀朮再三請安。老狼主又傳旨，命番官分頭往各國借兵幫助，約定來年新春一同二進中原。按下慢表。

再說當年宋朝代州雁門關，有個總兵崔孝，失陷在於北邦，已經一□八年。善於醫馬，因此在眾番營裡四下往來，與那些番兵番將個個合式，倒也過得日子。這日聽得二帝囚於五國城內，便取了兩件老羊皮襖子，燒了幾□斤牛羊脯，又帶了幾根皮條，來至

五國城，對那些平章道：「我的舊主，聞得在此，望眾位做個人情，放我進去見他一面，也盡我一點忠心。」眾平章道：「若是別人，那裡肯放他進去！若是你，我們常有煩你之處，就放你進去看看，但是就要出來的。」崔孝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那平章開了門，放了崔孝進去。崔孝一頭走，一頭叫道：「主公在那裡？主公在那裡？」叫了半日不見答應，自語道：「你看這許多土井在此，叫我向何處去尋。」崔孝本是個年老的人了，從早至午，叫了這半日，有些走不動了，不覺腰裡也酸痛了，祇得蹲在地下睡倒了。忽然耳中聽得叫：「王兒。」又聽得：「王兒在此。」崔孝道：「好了，在這裡了。」便高叫：「萬歲，臣乃代州雁門關總兵崔孝。無物可敬，祇有些牛羊脯並皮襖兩件，願主上龍體康健！」遂將牛皮條把衣食縛了，送下井去。二帝接了，道聲：「難得你一片好心。」崔孝道：「中原還有何人？」二帝道：「祇為張邦昌賣國，將趙王驅入金邦跌死。祇有一個九殿下康王，又被他逼來在此為質，中原沒有人了。」崔孝道：「既有九殿下在此，主公可寫下詔書一道，待臣帶著，倘能相遇，好叫他逃往本國，起兵來救主公回國。」二帝道：「又無紙筆，叫寡人如何寫得詔書？」崔孝道：「臣該萬死，主公可降一道血詔罷！」二帝聽了，放聲大哭，祇得暗裡把白衫扯下一塊，咬破指尖血書數字，叫康王逃回中原即位，重整江山，不失先王祭祀。寫了，就縛在皮條上。

崔孝吊起來，藏於夾衣內，哭了一場，辭別二帝。二帝哭道：「朕父子陷身於此，舉目無親，今得見卿，如同至戚。略敘數言，又要別去，豈不叫朕痛殺？」崔孝道：「主公保重龍體，臣若在此，自必常常來看陛下也。」說罷，遂別了二帝出來。眾平章見了，大喝一聲：「崔孝，你幹得好事！」叫小番：「與我綁去殺了！」崔孝吃了一驚，真正是：頭頂上失了三魂，足底下走了七魄。不知崔孝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